



突然发现：床，老了。

十七年来，每晚亲密接触，它总是温顺地一声不吭。

床好，好床。而今天，竟然“咯吱”一下。

是啊，连金属都会疲劳，何况木头。

对这张床，我是“感恩戴德”的：一晚要翻身几十个来回，左躺躺，右躺躺，仰面还要躺半晌；白天忘做的保健操，例如抻抻胳膊蹬蹬腿，也挪到床上躺着做；还有“左三圈右三圈”的转眼球操，加上眼部穴位按摩，什么“天阴”“晴明”“四白”“太阳穴”……有哪张床能承受得了？

想当初，为了适应家里这个号称“最适合睡眠”的小房间，专门定制了这张床。长一米九，宽不到一米三，比较“袖珍”。不知用的什么木材，死沉死沉的。工人需到家里来组装，装上就沒挪过窝。

睡惯了小床，以致出差，从不订大床房，因为，俺只睡“半扇”，不必浪费。

而现在，随着“咯吱”一声，明摆着，问题来了。

《小议一张安静床的重要性》。这篇论文，估计不费吹灰之力，大家都能笔下生花。这里我就不画蛇添足了。只想问，当一个“老伙计”不中用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

修好它，没办法。老了就是老了，总不能让白发老翁鹤

发童颜。扔掉它？舍不得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“睡着睡着，就睡出了感情”。

我对家里的旧物件，向来饱含深情。衣服，除了捐出去若干，其余不舍得丢，已经满满三大橱。看着镜子里丰满的自己，“自欺欺人”地说：“过两年瘦了，就能穿了。”

家里摆的各种玩偶，过去酷爱，现在依然钟情。明知道，非生物与生物的本质区别就是“无生命”。把“无生命”拟人化，有点弱智有点傻。但我仍痴痴地相信，即便无生命，也有所谓“感受”，只不过由于基本组成不同，受到极大制约，无法表达而已。

我看一个日本影片，讲的是被遗弃的玩偶的报复。按照日本电影一贯的渲染功力，看的时候，多少有些心惊肉跳。

多年来，人们总认为，只有人和某些动物才有记忆能力，非生物是不可能有的。是这样吗？

资料显示，美国科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偶然发现，某些金属及其合金也具有一种所谓“形状记忆”能力。

为什么有些合金不“忘记”自己的“原形”呢？解释来了：原来，这些合金都有一个转变温度。在转变温度之上，具有一种组织结构；而在转变温度之下，又具有另一种组织结构。

床老了

□司马小萌



结构不同，性能不同。

资料又显示：在茫茫无际的太空，一架美国载人宇宙飞船，徐徐降落在静悄悄的月球上。安装在飞船上的一小团天线，在阳光的照射下迅速展开，伸张成半球状，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是宇航员发出的指令，还是自动化仪器使它展开的呢？都不是。只因为这种天线的材料具有奇妙的“记忆能力”，在一定温度下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形状。

所谓“形状记忆”的发现，早已引起多国科学家的重视，研制出一些形状记忆合金，广泛用于航天、机械、电子仪表和医疗器械。

当然，我明白，此记忆，非彼记忆。有主观能动与否，有新陈代谢与否，有对外界的干

预改变与否……哇，深了。

日本恐怖片《玩偶的报复》的编剧，不是想象力“天马行空”，就是受科学家启发，然后“哥德巴赫”“猜想”了一下。

也许科学发展到哪天，智力超群的中国科学家突然发现，除了金属、合金之类，其他非生物也具有某种主观意志，可以偶尔吐槽、吓你一跳呢？

大家常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环顾家里各种物件，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既然享受过温馨，必须心存依恋，像缘分未了的多情种。

当然，我并不怕报复；而且，感情公式始终如一：只要值得去爱，就会坚定拥有。否则，果断“拜拜”，头都不回……

衣服之类，可以时不时“吐故纳新”；而床，不行。现在的旧

家具，就连当作垃圾处理，也没人待见。

有点头大……

晚上再次仔细巡视了一下这张床。

推一推，还好。没有一百多斤“大麻袋”的骚扰，基本“纹丝不动”。

决定：暂停床上“广播操”；“翻身道情”也尽量淑女。让它减负，让它缓缓。

也是，床老了。谁没有老的一天呢。



冬夜听雨

□崔中华

今年的冬天不算寒冷，大雪节气都过了，还没有看见一小片雪花飘落，无雪的冬天，没有冬天的样子。等待一场雪，是内心期盼的一件大事。

没有等来飘雪，却等来了一场冬雨，在一个周末的黄昏，小雨淅淅沥沥，一下就是一个晚上。没有雷电，没有狂风，冬天的雨来得如此从容，来得如此自然，来得让人心生暖意。

冬雨连绵，夜雨潇潇，你站在阳台上，看雨水滴答滴答地滴下，滴在铺满落叶的地面上，滴在不远处街道两旁霓虹灯的光影里，滴在夜行者撑起的黑色雨伞上。

你知道在这样的冬夜，适合在暖气很足的房间里泡上一杯清茶，静坐灯下，翻开古诗集，听窗外雨落成诗，与古人一起静静听雨。

冬夜听雨，没有冬夜听雪的浓浓诗意，晚明文人高濂在他的《山窗听雪敲竹》那篇文章中写道：“飞雪有声，惟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，时听雪洒竹林，淅沥萧萧，连翩瑟瑟，声韵悠然，逸我清听。忽尔遇风交急，折竹一声，使我寒毡增冷。暗想金屋人欢，玉笙声，恐此非尔欢。”

冬夜听雪，最雅的声音是雪花洒落在竹林里的声音，寒冷的冬夜站在山间房舍的窗户下面，聆听雪

“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

少年的心，总是放荡不羁的，年少的时候，不识愁滋味，听雨也要找一个浪漫的地方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人陪在身边，那时候是无忧无虑的，没有经历人生的风雨，心中有着豪情与壮志，就算忧愁，也只显得淡雅与悠然，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“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”水天辽阔、风急云低的江上雨天图，一只失群孤飞的大雁，如自己的影子出现。在人生的苍茫大地上常常东奔西走，四方漂流，一腔旅恨、万种离愁。

而今听雨，已是一位白发老人独自在僧庐下倾听着夜雨。处境之萧索，心境之凄凉，难以言语。壮年愁恨与少年欢乐，已如雨打风吹去。那点点滴滴的细雨滴落在暮年的目光里，木然无动于衷了。少年情怀的敏感与细腻，在饱尝风霜的人生之后，不知依然是否还纯真？一任阶前，这雨点滴到天明，我也无眠到天明。

冬夜听雨，观雨景如画，听雨落成诗，那雨中扯不断理还乱的种种人生况味，让人欲说还休。

